

【世说新语】

比比人生

在下生于1954年5月,一花甲老夫也,平时特别关注同龄人的人生际遇,闲来无事,老爱拿他们的生活轨迹来和我相比。

一日看到一条新闻,原武警少将吕文彦受贿被判死缓已减为无期。贪官很多,但吸引我的是,吕姓贪官和我同年,1954年10月8日出生,论年龄是老弟。

我不由突发奇想,看看与我同龄的贪官都有哪些,在百度上一搜,还真吓我一跳,1954年出生的贪官一抓一大把。

奚晓明,生于1954年6月,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、审判委员会委员。2015年7月12日,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,奚晓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,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,他是十八大后最高审判机关落马的首个省部级官员。

倪发科,1954年1月生,长我几个月,安徽省原副省长、党组成员。2015年2月28日,因受贿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有期徒刑17年,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百万元。等他出来,已是78岁高龄,用他自己的话说,“因痴迷上了玉石玉器,被‘疯狂的

石头绊倒’,摔下万丈深渊,走向了人生不归路。”

杨栋梁,1954年1月生,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党组书记、局长。2015年10月16日,涉嫌严重违纪违法,被开除党籍,撤职,目前已被立案审查,是十八大后被查的首个在任“总局”一把手。

刘铁男,1954年10月生,原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、副主任,2014年12月10日,刘铁男受贿案宣判,一审被判无期徒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
贪官队伍里,还有出生于1954年的揭阳市原市委书记陈弘平,出生于1954年的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……

没入狱前,这些老哥老弟都比我混得好,个个都是人模狗样的,或是威风凛凛的将军,或是个颐指气使的省长,或是个高高在上的部长,而我不过是个普普通通、无职无衔的平民百姓;他们一呼百应,指挥千军万马,我只能指挥自家的狗狗;他们在主席台上高呼低叫,口若悬河,我只有在下面为他们拍巴掌的份儿;他们每一一掷千金,山珍海味,我终日抠

搜搜,粗茶淡饭;他们情妇一群,彩旗飘飘,我只有老妻一个,典型糟糠。可如今呢,我享受着愉快的退休生活,或游山玩水,不亦乐乎;或含饴弄孙,安享天伦之乐;或朋友聚会,小酌娱情;或寄情书画,随意胡涂乱抹。而这些昔日不可一世的同庚们呢,都已失去自由,有的甚至余生都要在大牢里度过,终日面对的是高墙电网,听到的是狱警的训斥,伴随的是绵绵不尽的悔恨,最多能看看铁窗外的麻雀,回味一下昔日的辉煌,“梦里不知身是客,一晌贪欢。”

为啥会是这个结果呢?说来原因也很简单,就因为一个贪字,贪图金钱,贪图美色,贪图权力,最后势必利令智昏,走火入魔,堕入万劫不复深渊。诚如《菜根谭》所言:“人只一念贪私,便销钢为柔,塞智为昏,变恩为仇,染洁为污,坏了一生人品。”一旦落马入狱,贪官们才悔恨交加,可已太晚,只有到牢里闭门思过了。我虽冷眼旁观,不无快意地“看他起高楼,看他楼塌了”,但还是为那些同庚或非同庚贪官们一叹:早知如此,何必当初?

□陈鲁民



唐末的朱全忠和明末的魏忠贤,可真是货真价实的名不副实。唐僖宗待朱全忠不薄,把可以给的高官厚禄、荣华富贵都给了他,指望他能挽救唐室。但是,朱全忠最终却埋葬了李唐,杀死唐昭宗,又斩草除根将八个皇子“悉缢杀之,投尸池中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5),之后在朝臣的“强烈要求”下,“被迫”称帝。后梁也仅存17年。

此人集不忠、不仁、不义和无德、无赖、无耻于一身,但却赐名“全忠”,且一直喊了25年,真是莫大的讽刺。朱全忠原名朱温,若称他“猪瘟”倒是名副其实。魏忠贤原名魏进忠,一度随继父姓叫李进忠,入官后明熹宗赐名魏忠贤。此人阴险毒辣,睚眦必报;寡廉鲜耻,恶贯满盈;杀尽忠良,十恶不赦,然

【社会洞察】

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

□徐迅雷

从3月底到现在,《人民日报》文艺记者、著名作家李辉先生,在微信公号上连发三文,谈“徽州地名”文化。当时我一看,就说这是大事,文化大事,这事情一定会火,会成为热点。果不其然,舆情反响甚为热烈,纸媒网媒,各路评论各抒己见。

李辉对地名文化有深刻的洞见。他分析说,从1980年至今,恐怕是中国地名变化、更改最为频繁的时期。他就自己的家乡湖北举例说,1994年将“荆州”与“沙市”合并为地级市,改名为“荆沙市”。荆沙市——确实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地名,让人啼笑皆非。都说给自己孩子取名字是一个难事,可是给一个城市取名,却是如此容易、轻易。从两地各取一字,弄出一个“荆沙市”,但是大名鼎鼎的“荆州”之名没了,这真是“大意失荆州”啊!

李辉于是挥笔著文《可惜从此失荆州》,一石激起千层浪,更名两年后的1996年,湖北省政府决定撤销“荆沙”名称,恢复“荆州”地名。再过了两年,李辉在1998年又写了一篇《可惜从此无徽州》,刊发在《人民日报》“大地周刊”。地名的变更,还真是“大地上的事情”。李辉在文中畅谈“徽州”的重要性,可是,这一回没起作用,十几年过去,“徽州”之名依然沉睡在历史的“故纸堆”里,新名字“黄山市”稳如泰山。

我的家乡是浙江丽水,丽水古称处州。唐朝时,在621年名曰括州,在779年改称处州。这名字历史悠久,现在当地的晚报名为《处州晚报》,亦可见家乡文化人对“处州”之名的喜爱。处州这一地名一直沿用到民国,丽水只是下辖的一个县。到了1949年10月,就改设为丽水专区了,



1968年改称丽水地区,2000年撤区建市,改设地级市即丽水市。原先所属的县级市“丽水市”改称“莲都区”,“莲都区”这个名字当然是没什么文化的,更别谈什么文化底蕴了。

名字的变更,多是地方官员所定,事实上,重要地名的变更不仅仅是地方官员的事,更是居住地公民百姓的事。

记得住乡愁,地名很重要。“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”,这句话好极了!但这话不是李辉说的,而是一位老人给家乡官员写信时所说:“你们经济发展是好事,但是不要把我们熟悉的地名换了。地名,那是我们回家的路。”广义的地名,当然也包括街道名

称等等这些“小地名”。

最近中国台湾著名作家、《太平轮一九四九》一书作者张典婉女士来杭州寻找台属亲友,我协助她在桐庐找到了已经年届89岁的亲人;此前寻找未果,一个原因就是街道的名称改了,甚至是改了又改,导致老地名已然不存。

在我看来,已中断上百年如同不曾延续下来的地名,是不必再更改的;要改回去的,应该只考虑近年被莫名其妙改掉的一些地名。试想,更换成几百上千年之前用过,但已中断上百年的地名,那根本就不是老人们所使用过的地名,岂不是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吗?

□李秋生

【生活直击】

做一个有文化的人

目下最损人的骂人恐怕要算是“没文化”了。在公共场合,常听到有人这样说,“这个人真没文化!”一声“没文化”,一下子提高了自己的身价,而把对方推到了谷底。“没文化”,等同于“没素质”“没教养”。

一般人无法接受这样的批评,立马血压升高,怒气满脸,开始“反击战”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随着社会的发展,有文化是当代人的标志,有文化也是现在的时尚。况且,现在的人可能缺点这样,缺点那样,可就是不缺文凭。当别人说自己没文化,自然会一百个不答应。长期以来,寒窗苦读,不断充电的他或她,通常拥有文凭,而且拥有学位、职称这些“硬件”,“武装到了牙齿”,一直坚持自己是一个有文化的人。

可有了若干文凭就算有文化了吗?如果这样想,肯定是进入了可悲的误区。

同样,一个人如果仅仅是能够在公共场合讲礼仪、懂礼貌,“您好!”“您早!”“您请!”挂在嘴边,但缺少起码的科学文化知识,也不能算是文化人。

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,做一个有文化的人,首先得清楚什么叫有文化。我的理解是,“文化”二字重千金,文化的内涵博大而深厚,既包括科学文化知识,又

包括道德修养,文明礼貌,遵守规则。有文化需要内外兼修,境界非凡。一个文化人的标准,其实是很很高的,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别人抬举,自己自封,拿钱购买,都是没用的,肚里有货,货真价实才行。龙应台在谈论什么是文化时曾表达过这样的看法,要全方位地衡量文化,“品位、道德、智能,是文化积累的总和”。文化是一个道德与智能的总和。

而如今媒体上有关有文化没文化的讨论有不少,大都有一种简单化狭隘化倾向。不少人几乎把文明礼貌与文化素养混为一谈,如此断章取义很容易把人引入岔道,使人对文化产生误解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当代人的文化素质明显存有不平衡性。有的人尽管科学文化知识丰厚,但道德修养缺失,表面上道貌岸然,私下却干出偷鸡摸狗的事情,一旦被“曝光”,令人大跌眼镜;有的人在文明礼貌方面堪称楷模,但科学文化知识浅薄,一问三不知,几乎是“文盲”。

同时值得注意的是,随着国门洞开,改革开放深入,“尊重知识,尊重人才”蔚成风气,谁也不会再把有知识的人当成“臭老九”了,人们普遍重视学习掌握科学

文化知识,但我们目下大缺少文明礼貌方面的文化了。西装革履随地吐痰,乱闯红灯的有之;开着宝马开口骂人,动辄打人的有之;公共场所损坏公物,不讲诚信的有之;家庭内部目无尊长,大逆不道的有之。

科学文化知识方面的文化推动社会发展,文明礼仪方面的文化对人的影响也很大。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1961年乘宇宙飞船飞上太空,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太空人。而让加加林当上首位太空人的竟然是一个小习惯:每次宇航员进飞船训练时,其他人都穿鞋进舱,只有加加林为避免弄脏机舱,总是脱鞋而入。这件事被主设计师发现了,对加加林好感大增。所以在确定正式人选时,主设计师将决定性的一票投给了加加林。

一个人做到有文化,对自己成长固然有帮助,对社会进步无疑有奉献。就当下而言,要向有文化努力,大多数人需要升级换代,少数人需要脱胎换骨,极少数人则基本没有机会了。

做到有文化,无捷径可走,唯有学习、学习、再学习,修炼、修炼、再修炼。心诚则灵,坚持则灵。

【谈古论今】

名不副实

□刘吉同

而却叫“忠贤”,同样是莫大的讽刺。

因此,评价一个人,绝不可只看他(她)嘴上怎么说。有的人嘴上说十个,但能做到五个就不错了,有的人说的与做的则恰好相反。

东汉的邓太后邓绥做贵人时,每每标榜自己不爱权力,和帝想封邓氏家族官爵,她“辄哀请谦让”。然而,和帝蹬腿儿后邓绥临朝称制,其兄邓鹭很快成为大将军,其弟邓悝等三人也皆成高官。有一年,郎中杜根奏言请她还政于安帝,因为皇帝已经26岁了。太后大怒,命将他装入布袋内,“于殿上扑杀之”,然后将其扔到城外。

唐朝的安禄山一次摸着自己硕大的肚皮对唐玄宗说:这里面的装的是对陛下的一片忠心,李隆基可高兴透了,认为遇到了一位亘古未有的大忠臣。然而,正是这个“大忠臣”,给李唐带来了一场空前浩劫。唐宪宗初一登基说“朕所宝惟贤”,但是,后来他差一点把韩愈杀掉,只是裴度等老臣苦苦谏净,韩愈才保住了一条老命当天被贬往潮州。殊不知,韩愈乃中唐顶尖级的“国宝”。

再看看今天的一些贪官,若仅听他们的“廉政宣言”,人们就像来到了“君子国”一样;再看他们所做的是,又像进入了“无赖世界”。真可谓“满嘴仁义道德,一肚男盗女娼”。在权力监督制约不力的情况下说假话,忽悠人则是政客和野心家的“拿手好戏”。面对有些人信誓旦旦的“宣言”,最好“察其言,观其行”,切不可“给个棒槌就当针”,最后惊呼上当受骗。

朱全忠之流的行径,首先玷污了政治,文化也跟着受害,比如“忠”“贤”二字。

这种现象很普遍,以当下小姐一词为例,历史上这是一个多么尊贵和高雅的称呼,曾几何时,人们一提到小姐,马上会想到大家闺秀,含情脉脉、棋琴书画,想到少女时代的蔡文姬、李清照、林徽因,想到舞台上的薛湘灵、崔莺莺和林黛玉,多么美啊!然而,今天的小姐却成了娼妓的代名词,年轻的女性避之唯恐不及。可见文化一旦被污染,天下就不会有干净的地方。

投稿邮箱:
qlwbzawen@163.com